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SHIJIE MINGJIA MINGZHU MINGYI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三怪客

张 玲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三 怪 客

[英] 哈 代 著
张 玲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三怪客

张 玲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怪客/（英）哈代（Hardy, T.）著；张玲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
（世界名家名著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0890-7
I. 三… I. ①哈… ②张… III. 小说-作品集-英国
-近代 IV. I561.4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字数：127千字 印数：1—10,000

定价：6元（膜）

致读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7

前 言

哈代小说创作中后期(1880—1896),亦为其小说创作成熟期,孜孜于长篇巨作之余,小试中短篇,多供报章消闲之用,后陆续结集,共成四册,写来既然匆匆,成章亦属急就,但他身为小说诗歌大家,诚如白氏乐天形容其时浔阳江上女音乐家所云:“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哈代中短篇小说,虽向为人视作“次要”,且非篇篇珍稀,字字珠玑,却大多章法有致,抑扬错杂,余韵不绝,与其著名长篇《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5)、《远离尘嚣》(1874)等异曲而同工。

哈代长篇小说,工于人物剖析,精于故事结构,富于地方色彩,擅写聚散欢悲,喜作兴亡慨叹。其中短篇小说,或谓之“浓缩长篇”,以陈述故事为主,辄曲折奇幻,妙趣横生,于人物、风光、评说、慨叹方面,笔墨大有减省;而其十之八九,以本书所选五种为例,仍不乏哈代长篇小说中上述素质。已稔哈代长篇读者,读此中短篇,可作参照对比,反复追味;尚未涉其长篇者,亦可从中略窥哈代创作一斑。

哈代擅讲故事,其中短篇小说发表首集,名《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顾名自当思义;其余三部,曰《贵妇群

像》(1891)、曰《生活的小嘲讽》(1894)、曰《浪子回头》(1913),其中作品,亦多以作家自幼耳熟能详之故乡民间传奇为梗概。《三怪客》(1883)一篇,后编入《威塞克斯故事集》,更以其悬念忽隐忽现,地方色彩斑斓而脍炙人口,而在其反映彼时英国司法之严酷,庶民与之周旋抗衡中间所显现之机智、坚韧与生命力及幽默之余,似更有深层隐喻:羊倌孑然兀立之村舍,喻人生驿站,人行生活之途,可于此地相遇、共饮、唱和、四目相对、握手言欢,却不仅未必真正沟通,且恰为冤家路窄,从中崭露作家颇具“现代”意识之眼光;且篇中对逃犯举手投足、眼神歌声之轻描淡写,浸入潜意识、潜对话诸多成分,大有印象主义风味。如此寓哲理、思想于有趣故事之深层,可否视为此老故事百读不厌之根蒂?

哈代长篇小说,主写婚恋、人生、命运,此集五种中短篇,亦不出此范围。《忠贞的劳拉》(1881)、《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1890)同涉贵族少女私恋、婚变,同属《贵妇群像》篇什,同以私奔始,而故事发展结局喜悲迥异。劳拉故事可一言以蔽之曰始乱终合。哈代以“忠贞”为之定性,盖劳拉之忠,忠于真情,故能鄙弃邪恶,幡然悔悟,其始初虽有朝秦暮楚之瑕,终不掩其感情之忠贞,犹如苔丝之虽二度失贞,因其忠于真情,仍不失其纯洁,哈代故亦以“纯洁女人”为其同名长篇作副题。巴巴拉故事则更可见为贵为富者暴虐、贪婪之占有欲,多心理描述探索,富浪漫恐怖色调,或认为《贵妇群像》中之上乘。《婚宴空设》(1888)虽亦写爱情、婚配,却侧重于婚恋所决定之人生命运,作家从中流露半似无可奈何,半似嘲讽玩世态度。此篇后虽收入《浪子回头》之集,实际仍为一人生之嘲讽。此篇多处情节,诸如婚

期耽延齟齬于婚仪现场；情人久别重逢于途中；失足女人之悔过乞怜，均可于哈代前述长篇中觅得对应，但其在本篇中又均能与先后具体场景榫接，并无生硬重复之嫌。此篇中男女主人公一对凡俗情人，初始若即若离，中经苦难磨砺，终于超越普通情欲、物质利害、时空局限，从而升华出富有诗意及哲理之情谊，也大异于普通爱情作品；亦可视作哈代为世俗失败婚姻指示之出路及作家对爱情婚姻之最高理想。

《浪子回头》(1900)中孟布里弃武而从圣职，舍己救人，本来自哈代友人之父莫尔牧师大疫年事迹。此篇为哈代发表小说作品倒数之二。哈代毕生借艺术创作研究人生，从其最后小说作品似可读出：最有价值之人生，仍为利人者。此篇特色，似显平平，而哈代最后中短篇集偏偏以之命名，则足见其中用意矣！

译者

1997年7月

顾 问：朱 虹（英语文学）

刘 宁（俄语文学）

柳鸣九（法语文学）

张 黎（德语文学）

吕同六（意大利语文学）

策 划：程步涛 黄国荣

主 编：周启超 成 心

责任编辑：殷 实

责任校对：吴 汇

装帧设计：陈亦逊

世界名家名著名译—大众丛书

第一辑

卡尔美拉（意）

地下室手记（俄）

三怪客（英）

卡 门（法）

套中人（俄）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

黛依丝（法）

沙漠里的爱情（法）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

热爱生命（美）

MU 目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忠贞的劳拉..... (1)

三怪客 (30)

婚宴空设 (60)

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 (124)

浪子回头..... (165)

忠贞的劳拉

那是一个寒冷阴沉的圣诞节前夕。头顶上那大片乌云，流连未去的阳光简直就穿不透。地上的积雪已经有几英寸厚了，而纷纷扬扬的雪花还在下个不停，不到明天早晨积雪就得大大增厚。坐落在靠近下威塞克斯^①粗犷荒凉的北部海岸，有家胜景旅馆，那幢建筑此刻显得孤零零，是那样的毫无用处。路过那里的行人也许会忘记它夏季里车水马龙的情景，心里纳闷；大家都爱好风光如画的景色，怎么还会有人有那么大做生意的勇气，在一个能有这样沉寂凄凉季节的地方投资。这个地区在8月份游人如织，这看来竟像是在气象方面的一种模糊的

① 下威塞克斯为哈代小说中假托的地名，照作家自己的设计，是在英格兰西南靠近康沃尔一带的地方。

传说，完全不像是那种能够把人从家里吸引出来的样子。然而，这家旅馆在那里岿然不动，那些悬崖峭壁，那些溪流山岬，耸立在河谷对岸，历历在目，它们是这个地方最吸引人的景致，如今却只呈现出严峻而又轮廓分明的线条，面前的那座小镇，则涂上了一层肮脏灰污的色调，而不是那种在夏天使它的外貌显得那么美丽的银灰色。

住在这家旅馆里，这种景色可以一览无余，旅馆老板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懒洋洋地在室内到处走动，根本没有指望会有客人到来，可是他又没法转营别的生意，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一下冬季生意清淡给他的正规业务带来的损失。的确，谁也没有指望会来客人，所以咖啡厅的那个跑堂，现在就到后院扫雪去了；在夏天，这个温文有礼的侍者穿上他那件短上衣，胸前那些包有金属的纽扣，一颗紧挨着一颗，就像豌豆荚里的豌豆一样，而现在则穿灯芯绒衣服，脚登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变成了大家认不出来的一个乡下粗小伙儿，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土话，把夏天从举止高雅的顾客那里新学来的客客气气的语调忘了个一干二净。正门关着，而且好像是为了要更充分地表示出这家旅馆在过渡季节关门闭户的状况，门下边还堆放了一个沙袋，用来挡住风偷偷摸摸地直接往里吹来的积雪。

旅馆老板走进自己的接待室，来到那个巨大的火炉跟前。要想让自己舒舒服服的，没有火炉根本不行。在咖啡厅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熊熊燃烧的旺火。他把火拨了一下，然后转到门厅的桌子旁边，桌上那本来客登记簿现在合着，扔在墙边。他漫不经心地打开登记簿，从11月19日以来，上面就没登过一个客人的名字，而那一天也不过是登记了一个骑三

轮车的人，说实在的，根本就没有请他进来。

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天色也越来越暗了，但还没有暗到看不清悬崖后面曲折盘旋的道路上的各种东西，这时旅馆老板在一片雪白的地方看出了一个小黑点，黑点很快变大，并且越来越近。很有可能，这辆车——看起来是像一辆什么车——会像另外的一些车那样，从这里经过，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到离火车站最近的那个小镇上去。可是当旅馆老板站在还没关上的窗户前边向外眺望并且暗自盘算的时候，这辆孤零零的车与他的想法相反，赶到拐角上转了个弯，进了旅馆的大门，一直来到正门口。

这不过是一辆柳条车身的敞篷马车，由一匹马拉着，这样的一辆车在这种季节和这种天气里是特别不相宜的。车里面坐着两个人，尽管他们都裹得严严实实，可是立刻就可以辨认出来，这是一男一女。男的抓着缰绳，女的紧紧偎在他的身边，以便在暴风雪中得到一点点庇护。旅馆老板拉响呼唤旅馆马夫的铃，让马夫出来侍候。因为积雪使得客人到达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息，等到马夫到了马头前面，那男女两位乘客已经下了车，旅馆老板在大厅里迎接他们。

男客人像个外国人，大约 28 岁。他脸上刮得精光，只在嘴唇上面留了一小撮胡子。他面貌端正，甚至可以说是俊美。那位女士则怯生生地站在他的后面，虽然当时她身上到处都包裹着，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和外表，可是看来年轻得多，很可能不超过 18 岁。

那位先生表示想留宿到明天早晨，多少有点没有必要地解释说，想到这是一家旅馆，而且他们没有料到自己赶路会赶到天黑。在这样天气阴沉、生意萧条的季节，老板对他们

表示了他能表示的一切欢迎。他下令把客厅和咖啡厅的炉子都生起来，又到院子里去叫那个跑堂的，跑堂的马上把自己洗刷一番，从箱子里拉出他那件好久没穿的上衣，用袖子把纽扣擦了擦，然后文质彬彬地出现在大厅里。那位女士被带进一个房间，她在那里可以把给雪打湿了的衣服脱下，让他们拿去烤干，这个时候，她那位同伴则把一对金镑放在桌子上，好像是急于在一开头就把一切事情都弄得妥妥帖帖。他请求给他们准备一间专用的起居室。旅馆老板向他保证，楼上那间最好的休息室——一向是公用的——今天晚上可以由他们专用，又派侍女去把蜡烛点起来，还为他们准备了正餐，而且按照那位先生的意思在同一个套间里开饭。那位女士这时也来到那个套间同他会合，他们就留在那里休息^①，恢复精神，看来他们是很需要这样。

这一对男女的关系，让旅馆老板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总有点什么特别，固然很难说清这种特别之处究竟在哪儿。但是他那位客人的行动证明，他是个慷慨解囊绝不欠情的人，于是旅馆老板也就打消猜想，去干具体的事务了。

大约9点钟，他重新回到大厅，当天的一切事情都在进行，所以他又踱来踱去，偶尔透过玻璃门看看外面的景色，想弄清天气在怎样变化。和预兆相反，雪已经不下了，随着月亮上升，天空有一部分已经晴朗了，轻柔如絮的片片厚云缓缓掠过银盘。所有的征候都表明，过一会儿会发生冰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远处高耸着的道路，甚至显得更加清晰。沿

① 此为——对私奔者，开头女士还另用房间更衣，随后则共在一个套间用饭、休息。

着这条道路铺展开的白白的表层还没有遭到过践踏，上面没有一点痕迹和车辙，不久前到来的旅客留下的一切标记，已经给刚才纷纷扬扬的雪花迅速地掩盖得干干净净了。

现在旅馆老板借着月光看到的景色，同他白天借着阳光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现在又有一个小点沿着紧靠海岸的大路奔来，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辆四轮轿式马车，由两匹壮马拉着，也正冲着旅馆大门驶来。两辆马车这种令人高兴的相似，使老板再一次搬开沙袋，走进门廊。

先下车的是一位老先生，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先生，俩人都毫不迟疑地走上前来。

“刚才是不是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由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人陪着，到这里来了？”老先生匆匆忙忙问道。“那个男人脸上大部分都刮得很光，外表看来像个歌剧演员，自称史密托济？”

“最近我们这儿来过一些客人。”旅馆老板答道，他那副腔调就像至少来了 20 位客人——不愿意承认胜景旅馆冬季生意清淡。

“在他们中间，你能想得起来，有我说的那样两个人吗？——那个男的是一副男中音的嗓子。”

“确实有一对年轻人来过，或者还住在旅馆里；可是我没法说，那位先生的嗓子属于哪个音域。”

“是的，是的，当然不会。我都搞糊涂了。他们是坐一辆柳条车身敞篷马车来的，车上简直没有什么设备，是吗？”

“我相信，他们是坐马车来的，我们的客人多半都是这样。”

“对了，对了，我必须马上见到他们。请原谅我没有礼貌，

000000